

责编/乐建中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曹优静

退潮

□林杰荣

滩涂地

潮水悄无声息地退去，仅仅是因为大海的一声轻叹么？那些曾被反复淹没的事物，反而让人看清了更多秘密。

灰黄的滩涂地就是一张诚实的脸，千百年潮来潮去，令它早已习惯了耐心聆听沉默的真相。

此时，阳光轻微摇晃，醉酒似的，软绵绵地趴在湿润的滩涂上，仿佛玩起了恋人之间的小暧昧——海边的爱情当然是自由的。

挥着大红钳子的招潮蟹，箭矢般飞掠而过的弹涂鱼，从泥洞探出脑袋又立马缩回的蛏子，这些滩涂地里的原住民，都有着一个个曾被潮水淹没的故事。

还有一些贝类，在大海深处获悉了更多秘密，于是被一波又一波暗涌流放。它们忍痛呼吸，吐尽泥沙，干干净净地合上翅膀一样的骨骼，在滩涂泥泞中，静静地化为一颗颗星。

这里布满了深浅不一的泥沟与泥洞，海水像一层覆盖其上的透明薄纱。遍地小生命爬呀，跳呀，游呀，场面热闹而又零乱，这何尝不是海边人简单快乐的童年。

你可以尝试光着脚踩上去，柔软的泥泞包裹着阳光的暖意，在你脚底轻轻摩挲，间隙里贴上来一丝海水的清凉，让你的心莫名痒痒，浑身流淌着难以言喻的舒适感觉，忘却烦恼，忘却欲望，甚至忘却时光。

安静的滩涂地，让你听到更多内心的声音，潮水退去，是否你心中也露出了一块如此温柔的隐秘之地。或许鲜有人踏足，但那里的秘密都能见光，笑声与哭声都被很好地珍藏起来，谁愿意听听，可以拿自己的故事来换。

码头附近

码头上行人不多，像退去的潮水一样，都退回到各自平淡的生活。

几艘渔船泊在码头附近的海面上，虽没靠岸，却如同稳稳扎根一般。早已习惯了漂泊，它们更加明白如何踏实地活着。

海风略显缠绵，拂过脸庞，就像一个又一个朦胧的吻印在额上，印在脸上，印在唇上。咸丝丝的吻，格外清新，与逐渐远去的海浪声遥相呼应，令人心醉神迷。

码头内侧是一片方形空地，可晾晒渔网和一些日常物件，当然也少不得各类海鲜的风干场面——这是渔村独有的风景。

码头往外延伸，深深地跨进海面，三座百余米长的宽大石桥呈一个巨型“口”字架在岸边。这里本是泊船、出海、卸货、送别的繁忙之地，此刻却显得安静，所有纷杂的声音仿佛都被已退去的潮水带回了大海。

漫步在码头石桥上，目光会不由自主地沿着桥身往下打量。若你从未到过海边，或许会惊讶地发现，桥下竟裸露着大片绿光莹莹的泥滩，仿佛诸多晶莹剔透的绿色宝石展示在你面前，任君品评。这是退潮的一个小小“馈赠”——大量绿色藻类分散附着在泥滩表面，经过阳光的安抚，闪耀出美丽动人的绿光。

大海可真是会隐瞒，把这么多美丽的秘密藏在心中，难怪总是看到海水蓝得深邃，像极了有太多话不知与谁倾诉的无奈和孤独。

一位老渔民坐在桥墩旁边的乱石堆上，本身就像一块风化的礁岩，骨子里透着浓浓的海潮气息——他在海水里浸泡了一辈子。叼在嘴角的香烟头已快烧完，而那仅有的一点亮，却比大海上的夜空星星更让人温暖。

老人的目光随着远处的波浪轻轻跳动，跳啊跳啊，越跳越远。他想要看什么，他看到了什么，都已不再重要。这，不过是海边生活的一种习惯——潮水会退，却永远退不出渔村人的眼睛。

造船厂

造船厂已老，静静地坐落在渔村的西南角，背靠一座小山，日复一日地望着涨退有序的潮水，雄心壮志早已悄然淡去。

这是村里唯一的造船厂，渔村生命线上仅有的一条“产道”，造船，修船，甚至处理船的残骸，仿佛一位妙手仁心的医生，见惯了渔村与大海的“生离死别”。

每当退潮，它总是显得格外落寞——这里已经许久没有生产新船了，渔村已经许久没有“新生命”接受大海的洗礼了。以往“咣当咣当”不绝于耳的打铁声和齐心协力推船下海的呐喊声，被一代人的记忆吞噬了。

曾经的夜空下，即便相隔百米千米，依然能感受到电焊光闪烁的造船厂散发着无限活力，那肆意飞扬的火星，仿佛在向黑暗里不断汹涌的浪潮宣战。“征服”是昔日造船厂当之无愧的名号。

它到底“接生”了多少船只，又送别了多少远航者，已不得而知。或许，这秘密也被一次次退去的潮水带进了大海深处。

如今，它只是偶尔修理一下渔船的“陈年旧患”，或者为一些废弃的渔船“料理后事”。更多时候则是安静地关起门来，遥望远去的潮水，追忆逝去的时光。

造船厂几乎已不再造船，这听起来难免有些讽刺。

那些再也行不动的老船，搁浅在滩涂上，侧卧在乱石滩，退潮的时候，才不得不承认命运的无奈。它们最终又在造船厂相遇，在这个赋予它们“生命”的地方终结漂泊的一生。这算不算是一种“落叶归根”呢？而依旧在远洋航行的船只，是否还记得它们“生命的起点”呢？

赶海

潮涨潮落的规律，也是海边人生活作息的规律。百年，千年，这深烙在血脉里的印记已成为海边人自足、自律、自省的“至理”。

每当潮退，许多人就会挎着竹篓、提桶，穿着掩过小腿的长筒靴或者不惧水浸的胶质拖鞋，到海边的礁石堆或者滩涂地，采集鱼虾、贝类等海货，这就是赶海。赶海要当时，赶海赶的是勤劳与踏实。

海边人非常乐意去受领大潮汛带来的惊喜：搁浅的贝类五花八门，令人目不暇接；梭子蟹灵活地穿梭在石缝间，难以捉摸；牡蛎披着粗糙锋利的外壳，实则内心柔软；浅水沟里的小鱼小虾，甚至幻想着蹦跳上岸。

这也是一种有趣的问候，赶海人要去回应它。手拿小铁铲，头戴小草帽，四十往上的渔家妇女几乎成了赶海主力军。此时，男人们多已随船出海，在风浪不定的远洋摇晃着打捞生活，一去往往两三个月。

丰富的回馈来自于赶海人的不断弯腰，就像通过某种仪式来换取生活所需，“弯腰”是所有劳动者共同的美德。她们随时保持着弯腰或者下蹲的姿势，小心翼翼地在礁石堆里翻看，在湿润的滩涂泥里摸索，随手拾捡或刮下附在礁石上的贝类，熟练的动作就像是一位雕塑家在为石头雕刻——她们不是单纯地索取，而是在敬畏中倚靠。

海风虽大，却不影响赶海人的兴致，当然其中也难免夹杂着些许生活的无奈。海边人靠海吃海，而这并不起眼的灰黑的潮间带，恰是滋养她们生命的最肥沃的田野。在这片“田野”上，没有季节的约束，只有大海对渔家人的宽容和理解。

